

高三黑皮书

白智灵 编著

中国计量出版社

高三黑皮书

书 名:高三黑皮书

编 著:白智灵

出版社:中国计量出版社

书 号:ISBN 7 - 5026 - 2035 - 1

版权所有:焯子工作室

类 别:青春网络小说

出版时间:2004 - 10 - 03

字 数:107 千字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描写高三补习生活的校园小说,主人公(高强)是一个爱好文学而不爱学习的高三学生,因为成绩屡次不理想而不得不在高三复习,在几年的复习生涯中他变的愤世嫉俗,对待生活和学习既喜欢又害怕。小说是以他和林琳的爱情为线索,讲述了一代补习生的苦闷,彷徨,颓废的校园生活。小说语言偏重于幽默调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青春校园小说

高三黑皮书

字数 107 千字

青春网络小说

<高三黑皮书>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高三补习生活的校园小说,主人公(高强)是一个爱好文学而不爱学习的高三学生,因为成绩屡次不理想而不得不在高三复习,在几年的复习生涯中他变的愤世嫉俗,对待生活和学习既喜欢又害怕。小说是以他和林琳的爱情为线索,讲述了一代补习生的苦闷,彷徨,颓废的校园生活。小说语言偏重于幽默调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青春校园小说

电话:0476 - 8220125

白智灵

QQ327329652

Wajxy_1999@eyou.com

高三黑皮书

0

我知道成绩的时候我是在和小飞过生日吃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端着酒杯四处的敬酒,喝的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电话是我同桌打来的,他告诉我成绩的时候嘴里还满口酒气的喊着:喝啊,大家别客气,吃好,喝好。我真正知道我成绩的时候是在回家的路上小飞告诉我的。那个时候我的酒已经清醒了一半了,让我不得不清醒。299分的高考成绩已经就像299吨的大锤一样重重的砸在我混沌的头上。那是一个非常不爽的数字,对于一个补习了两年的高三考生来说打击不逊与满怀欣喜的一个人在他即将当新郎的前夜发现自己戴了绿帽子。

1

我一连几天都是在家里睡觉,上网,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无聊,空虚。周围一切的立刻都变的那么熟悉而又陌生。

我没有去关心我的成绩是什么样的,我已经在高三复习了两年了,我的

2

高中同学有的都已经毕业工作了,有的已经娶老婆了,有的则是当了爹,而我还在高中装孙子,说来真是可怜。我这二十几年来都是在不合适宜中过来的,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却上不了大学,到了找女朋友的年龄却不能找女朋友,到了性欲最强的时候却一直处于性压抑,到了自己做主的时候了却还是被人管束,到了.....

我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2

当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妈都不相信我会考 299 分,这是我自打上学以来考的最烂的一次了。看着成绩单上写的 299 这个数字,我觉得既陌生又眼熟,这是我考的成绩吗?这和我三年的补习生涯是根本不相匹配的。虽然我不相信,但是事实却是这样的,除非是判卷人给我少加了几百分,但是纵观我平时的成绩少加了十几分还稍微有点可信度。我在学校填报志愿的时候简直迷茫到了极点,望着那么多的学校不知道填哪一个。像我这样考的烂的很迷茫,考的好的同学也一样很迷茫,不知道填报什么学校。

我迷茫的是考的分数太低了,什么学校也填不了,考的好的同学迷茫的是填什么样的重点大学。我离二类专科的分数线还差十几分。根本就没办法填。最后我一气之下,随便填了几个学校,依我的成绩什么学校也去不了,填也是白填,不如随便填一个得了。

填报完志愿后,直接回家。

到了家里,我爸和我妈刚出差回来,我爸看了我的成绩后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看的出来他也想说,但是不知道说什么。我妈更加的干脆,直接问我:你补习还是自费?我麻木的坐在沙发上,看了一眼电视,说:随便吧。已经这样了,对我来说补习还是自费上大学都是一样的。说着我喝了一口放在茶几上中午没有喝完的可乐。

看你考的那破成绩。我爸在一边说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考这么差,可能是发挥失误。我说

行了,小兔崽子,你这个理由我都听腻了。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办?我爸像是发脾气了,也就只有这样我才觉得他是我真正的爸爸。

在以往我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我爸总是少不了对我进行一番痛苦的皮鞭教育,每次都是打的我皮开肉绽,我的喊声夹杂在我爸打我的时候口中

的嘿蹴声中,就像是长江上面的纤夫拉纤一样,颇为壮观。我发现我爸应该到新加坡去当一名鞭刑师,他的鞭法打我的时候练出了高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一鞭下去立刻见血。

每次我考试考不好,总要挨我爸的皮鞭,所以每次考试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劫难。

我妈总是在我爸打我到中途的时候姗姗来迟,只要我妈来了,说一声:怎么又打孩子?别打了。我爸立刻就收手,不在打我一下,然后我妈就开始安慰我。我怀疑是不是他们事先定好了的,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经过时间的推移,多次的验证,我真的没有猜错。

3

我这次考的这么糟糕,我爸没有打我,他已经三年没打我了,说句实话,我的屁股还真有点痒痒。

我的成绩从初三开始就没有进步过,一直处在中下等徘徊不止。

为此我没少了被我爸的皮鞭抽打,我爸坚信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就是因为他这个错误的思想一直左右在我爸的头脑中,所以在我爸的皮鞭下长大的。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我的童年也有不快乐的一面。

现在庆幸我爸用的是皮鞭,而不是棍棒,如果是那样我恐怕早就是一等甲级残废了。

4

我父母开了一家工程公司,原来是一个工程队,后来我老爸在一次宴席上有幸认识了城市建设局的一个副局长,两个人三瓶啤酒下去,感情甚笃,等到六瓶啤酒喝完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开始称兄道弟了。

我爸的发迹也就是从那次宴席上开始的,随后我爸从那个副局长那弄了一处工程,大赚了一笔,有了这笔资金后我爸承包工程越来越大,最后我爸和我妈经过商量决定创办一家工程公司,当我爸把这个想法和那个副局长说的时候,局长立刻表示支持,而且还要在里面入股。

就这样我爸的工程公司在1998年年底的时候挂牌成立,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那个副局长也来了,市里面的一些领导也光临,并且讲了话。我感觉我爸很厉害,很有面子。

4

那天爸爸忙的不可开交,我觉得他有些过了。在我看来他的言行不像我原来的老爸了,后来我和我爸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爸丢给我一句话:小孩子,知道个什么?

随着这几年的发展,我爸的公司越来越大,他赚的钱越来越多,对我的管教越来越少了。每天我见到他的时候都是喝的一塌糊涂。这对我也有好处,自从我爸开公司以来,就很少打我了,用了很长时间的皮鞭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我这个时候还真有点怀念那个时候,真的。我真的想我爸能回到那个时候。即使再打我,我也愿意。现在他有些不像是我的爸爸了。

5

我现在的成绩是根本去不了一个理想的学校。当时我看着那可怜的分数的时侯,我心里复杂的很,是失败?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无疑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不知道归宿在哪里,随波逐流,并且随时有翻船的危险。其实我现在已经翻船,而且翻的还很糟心,没有翻在大海里,而是翻在了干河沟,而且人倒了还倒在了一堆牛粪上,真他妈的郁闷。

我整天在家里面睡觉,喝酒,吸烟,颓废到了极点,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是浮云一样,想抓又抓不到,心里泛起的是一阵阵的巨痛,这巨痛使我无所适从。

每天枯燥的生活使我几乎要崩溃。

我不知道我以后做什么。现在的我可以没有任何理由活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我真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默默的变老,默默的死去,没任何人知道我,让我从这个世界彻底的消失,消失的悄无声息,无影无踪。

6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我心里面是阴影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更加的浓重。

虽然我不想以后,但是并不代表我妈不想,她这些天来一直为我找学校,她做的是两手准备,一是继续让我复习,二是让我自费上一个大学。

对于我来说两者我都不想,我真的想背上行李,到外面去,永远不再回来。让那些肮脏痛苦龌龊的记忆永远的残留在这个城市里。

随着我的颓废立刻灰飞湮灭,消失的无影无踪。

7

我爸继续忙公司里面的事情。在他的眼里面公司比儿子重要了。

公司可以为他赚钱,而我不能,我只能为他花钱。

当初他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他想我以后好好学习,考上名牌大学,以后当个市长省长什么的,可以大把大把的往家里面捞人民币,弄好了也许还能弄点外汇。这样她也就不必在天天为讨不回工程款而痛苦了,也不必为了拿到一项工程去低三下四的去那帮赃官了,也不必每年年底为工人发不出工资而去贷款了,也不必年初为找工程而四处奔波了,更不必的是自己辛苦赚钱了.....

妈的,当官真好!

可惜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所以我爸对我很失望,失望之余他更加重视他的公司,当他知道我的高考成绩的时候他对我的希望立刻破灭了。像是肥皂泡沫一样,根本就没办法挽回了。

8

我妈还在为我找学校而的不可开交,我每天和往常一样,睡觉,喝酒,吸烟,颓废的一塌糊涂。我的生活真像石康曾经写的一本书的名字一样,那就是:支离破碎。

我心已经破碎到了极点,生活破碎的无法在复原。

9

高考结束已经半个月了,我的同学已经陆续拿到了大学通知书,我什么也没拿到,只拿到的是失败后的痛苦和彷徨。

我每天早上起来后都到阳台上去吸烟,这几天以来我吸掉了一条红塔山,我的胃被烟刺激的巨痛。

每天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和穿梭不息的车辆,给我的感觉是熟悉中有着不可名状的熟悉。在楼下行人的脸上我看的只有无奈与挣扎。

从早上一直看到中午,直感觉到肚子饿了就到下面的饭店要一份盖饭,一瓶啤酒,默默的吃完,然后回到家里面依然是沉默的望着外面,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

今天下午我接到了我的好朋友小飞的电话,他考了356分,也没能去什么好的学校,最后他报了西安一所民办学校,今天给我打电话是向我告别的,他过两天准备去上学了,已经接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了。

6

我没说什么,只是哦了一下,接下来就是沉默。

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这样过,过了大约一分钟,小飞说:“出来聚聚?”

“好的,哪里?”我很痛快的说。

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到外面去了。

“老地方,我等你,速度点。”

“好的,等我。”我说着挂掉电话,换了一件衣服,把胡子挂了一下,洗洗脸。拿起了很久没用的钱包,在里面塞满了纸币,然后出去了。

到了外面,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向我老地方而去。

所谓的老地方就是小飞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的饭店,那个饭店就在我补习的学校附近。我们在学校补习的时候经常去那吃饭。

在高三补习的时候,晚上要十点才放学,本来中间就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结果被班主任还让我们提前十分钟到班级,我们不能回家吃饭,只好在学校附近吃饭,这个饭店是我们经常来的饭店。

我到了饭店门口的时候,小飞还没有来,我到了里面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来一边抽烟一边等小飞。

不到十分钟小飞风风火火的赶来了,他就是这样,作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动作大大咧咧,真和《水浒传》里面的花和尚似的。

“什么时候到的?”小飞问道。

“刚来。”

“走吧。”我们到里面找了一个单间,点了几个菜,要了五瓶啤酒。

“以后想怎么办?”小飞一边开啤酒一边问道。

“不知道,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说着拿起小飞刚倒满的啤酒,一口气喝光了,把杯子重重的砸在桌子上。

“我他妈的也迷茫,真不知道干什么,那个破学校出来后我都不知道干什么!”小飞愤恨的说道。

“什么也别说了,都在酒里面了。”

我们两个人一瓶瓶的喝酒,在这个时候能弥补我们心灵上的空虚与失落的也许只有这桌子上一瓶瓶的啤酒了。

10

我记得我第一次喝酒是在我爷爷的60岁生日上,那个时候我还小,我

看着大人的桌子上放着的绿色瓶子里面冒着白沫的黄澄澄的液体,总也想去喝一口,我的大哥,他比我大五岁,刚刚初中毕业,他可以喝酒了。

我问他敢喝酒吗?

他拍着胸脯说:敢,怎么不敢。说着从身边的啤酒箱中拿出了一瓶啤酒,用牙启开了啤酒瓶子的盖,顿时一股白沫从里面冒了出来,他立刻用嘴吸了一下,沫没有留出来。

他倒了一杯,一仰脖,把一杯啤酒全部喝了下去,然后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放,得意的看着我,他那个时候的架势就像打了胜仗的英雄一样。

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来了,他在向我宣扬,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会拿起杯子也倒了一杯,并且一口全部喝光。当那一杯带着苦涩的杏仁味的液体流进我的肚子的时候,我感觉拿手极了。稍后就是脸上一阵阵的发热,就像害羞一样。

那是我第一次喝酒,自从那次开始,我认识了这种黄澄澄的,并且带有苦杏仁味的液体叫啤酒。

我爸很爱喝啤酒,几乎每中午他都要喝,我也有的时候也在他那里弄点啤酒喝,渐渐的,我的酒量越来越大,一次和我爸出去吃饭,在酒桌上,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其中也包括我爸,惟独我没有醉。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客人对我爸说你的孩子要好好培养,前途无量。

在初中的时候,我的同学过生日,他们在学校附近的酒店包了一个单间,我也去了。当时我有点事情,喝了一杯啤酒就要走,结果被拦住了,不让我走。那天我的确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在二班找了一个女朋友,我和她说好了下午两点在广场的红旗杆上见面,然后去约会。为了不迟到约会,我还是不顾他们的拦阻,强行从酒店冲到了大街上,我以后这样他们不会追出来,那知道,我刚走出离酒店不到五百米的时候就看见,那帮同学每人拎着一瓶啤酒冲了过来,我记得我们班长手里面还拿着一瓶红星二锅头,他一边跑还一边在拧盖子。

我不知道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正在我迟疑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冲了过来,把我按到在了地上,就开始给我灌酒,弄的我脸上,脖子里,上衣全是啤酒,呛的我知咳嗽。

那个时候,我知感觉一股股的啤酒直冲我的胃里,难受极了。

我根本就没有力量再去反抗,等我开始要反抗了,他们已经散开了。

我躺在大街上,和他妈的要饭的似的,要妈的多可怜就有多可怜。

当时我真想骂那帮王八蛋的,可是我的嘴早就已经麻了,另外一颗门牙还被他们用酒瓶撞的差点掉了,已经松动了,最后的一个星期那棵门牙还是掉了,我一张嘴就露出我那缺口的一排牙齿,和他妈的八十岁的老大爷似的。后来我花了一百多元又装了一个假牙,否则我真怕别人误解我是一个老头。

我站起来的时候,晕的厉害,也不知道被他们灌了多少酒,只记得看见我身边不远地方扔着一个空的二锅头的瓶子。

那次我约会也没成功,本来是很好的约会,愣是被那帮家伙给搅和了。

这是在我的记忆里面,那是唯一一次觉得耻辱的事情,现在想来我真的丢脸丢大了,大街上的人都在看我,他们真把我当酒鬼了。真的,他们看我的眼神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难以忘记。

这也是唯一一次被别人灌其余的时候都是我灌他们,从来没被他们灌过一次。

11

我和小飞喝了一下午的酒,我们已经喝了很多了。说话的时候嘴已经明显的不听实话了,说话断断续续的。

小飞说他是一个愤青,我说我是一个愤社。

当我说完后,小飞立刻来了精神,说:你.....你愤怒社会主义?

哈哈,我是愤怒这么社会,简称愤社,不是社会主义。我纠正的说道。

你说话怎么能随便简化呢?真郁闷。小飞说着由道了一瓶啤酒,喝了一小口就放下了,我知道他是喝不下去了。

我可了一下放在地上的啤酒瓶子,觉得差不多了。

当下,我站了起来,就往外走。

“你干什么去?”小飞问道。

“结帐。”

“不行,这个我来结,你坐着。”说着费劲的站了起来,就要往外走。

“我去结,你等着。”

“操,你不了解我?我去就我去,你小子等着,别走。”说着甩开我的手,

他晃晃悠悠的去结帐了。

我们两个人出了酒店,望着大街上传流不息的车流,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我看了一下小飞,问道:“我们去哪里?”小飞看了一下我,说:“随便。”

“什么随便?怎么个随便法?”

“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顺着大街一直往前走,至于目标是哪里,我们谁也不知道。

“我想找个鸡~!”小飞突然说道。

我听后,愣了一下,没想到小飞会这么说。小飞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不知道今天他为什么要找鸡?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找两个。现在的我真和一乡镇企业家一个样,而且还是生产假冒产品的乡镇企业家,每天做的都是坑上帝的事情而且还做得不亦乐乎。根本不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救世主,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感觉,干什么都是一股牛气劲,不服不愤,就好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欠我多少钱似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带上一番大道理,买个菜也要轰轰烈烈,放个屁都像扔了一个原子弹。现在我才明白,我真的很幼稚,我是谁啊?一个复习了三年,仍然还是没考上大学,成绩还是那么烂。真不知道我的路在哪里?也许我太理想化了,现在我算明白了,我纯他妈的是一傻波依。

我当初高中的同学今年就大学毕业了,而我呢?还在高中混呢。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能干什么,想干什么。

操!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饿不死就行。

12

我们两个人打车到了市里的红灯区,这里是这个城市里鸡最多的地方,和北京的三里屯是一样的。

现在天已经慢慢的黑了,街道两边的发廊早已经点上了招客的小红灯,那一闪一闪的小红灯像笑脸一样,它们以这种笑脸来迎接每一位到这里来消费的“养鸡专业户”。现在刚吃饭,夜生活还没开始呢,所以这里有些显得萧条。

我和小飞顺着那条街一边走一边四下看,希望能找一个干净点的,漂亮点的。我觉得我们这纯粹是扯淡,鸡能有干净的吗?我们很悲哀。

13

10

那些发廊的鸡们早已经吃饱了饭，一个个的打扮的妖里妖气的坐在了门口等着客人来。我和小飞从接的这头走到了那头，也没有发现一个可以让我们满足的。小飞点了一支烟，说：“现在还早呢，等一会。”

“我们为什么要等？你真要上吗？我觉得不是很好。”

“为什么？”

“恶心，我总觉得恶心。”我说：“我每次路过这里总觉得恶心，不是表面的没，是心里的。”我拿着烟说道。

小飞狠狠的吸了一口烟，说：“鸡有干净的吗？没有爱滋病就可以。”

“梅毒呢？”

“操，你别恶心我了。”

小飞说着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把烟一扔，说道：“我们可以去哪里看看。”说着拔腿就走。我把刚点上的烟吸了一口，见小飞快步到了接对面的一个叫菲菲发廊门口。

菲菲发廊的门口坐着一个女的，长的中上等，披肩法，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可惜过早的步入了红尘之中，如果不是我也许追她。她穿的很少，说的好听是感性，不好听是骚。全身的衣服少的很，拿下来称一下，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薄丝禅衣有的一拼。红色的胸罩看的清清楚楚。

小飞到了那个发廊女面前，说了几句话，然后她们两个进去了。

我刚到门口，就看见小飞从里面出来了。他看了有下我，说：“就这个了，爽一下。”

“那我呢？”我说：“总不能让我在这里待着吧？我不会理发。”

“你也去找一个。”小飞说。

“不找，没意思。”我说。

“那你在这里等我，这个鸡不错，价钱还便宜。一次才 100 元，实在不行，你等我一下，在这里等着。好了，我进去了，那娘们是按时间收费的，不能再耽误了，你等一下啊。”说着他进去了。

“真是土匪。”我说着坐到了发廊里面的沙发上，等着小飞出来。

14

我一个人坐在这个充满红尘味的发廊里面，心里面感觉怪怪的。

路上的人路过这个发廊的时候，都用异样的眼神望一下我，他们的眼神

好象在说:现在这啥世道啊?鸭子都出来公开的招了。

操,我真他妈的郁闷。我还真不如到对面的发廊里面找一个鸡,不乱搞哪怕是聊天也不会这么遭罪。

15

我点上了一支烟,把门关上了,半躺在沙发闭目养神。

这个时候就听见里面有小飞的喊叫声,一声高过一声,和他妈的杀猪似的。我就纳闷这条街以后会不会都这样,每天晚上狼毫鬼叫的,知道的这是红灯区,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屠宰场。

我第二支烟吸完的时候,里面没了动静。

小飞就这么点本事。

我第三支烟点上的时候,小飞叼着烟从里面走了出来。

“100元没了?”我见到小飞问道。

“没了,但是得到了快乐。我觉得物超所值就可以了。”

我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16

我们两个人到了大街上,我想刚才的事情,我不仅笑了。

“你笑什么?”小飞问我。

“没什么,没什么。”我连忙说道。

“莫名其妙。”小飞说着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说:“你打算怎么办?自费还是补习?你他妈的别告诉我你还要补习?”

“麻木了,再补习十年我也一样。”

“操,你真牛逼!等你再补几年,你干脆就在你们学校当老师得了。”

“有这个想法。”

我们两个人到广场坐了一会,晚上很多人多出来避暑了。广场上的人很多,在步行街上有扭大秧歌的,还有踢毽子的。我们一般不来这里踢毽子了。原因是每天来这里踢毽子的人当中少不了漂亮妞,每次见了总感觉心里怪怪的,踢着毽子都是不舒服,所以为了这个不成原因的原因,所以我们很少来,尤其是到了晚上我就不出门了。

小飞则不然,每天晚上他都要出来,他到广场上看见哪里踢毽子的人中女孩多,男孩少,他就凑过去,恬不知耻的要加入踢一会毽子,他仗着自己的

脸蛋,屡屡得手,每次都能认识几个漂亮妞。这也就是小飞身边为什么经常有漂亮妞的缘故。

“去踢一会毽子?”小飞问道。

“不去。没意思。我一会回家了。”我说道。

“踢一会吧”

“我没那个心思,你去吧,我回去了,你走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送你。”我说着站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这个时候小飞还没站起来,我拍的土弄了他一脸。

“操,别拍了,弄我一脸。”小飞说着快速的站起来。

“你也回去吧。刚才那么劳动,体力也消耗很多了,还去踢什么健毽子啊?”

“没事,那我去踢了,。”

“好的,明天打电话吧。”

“好的。”

小飞去找人踢毽子了,我则是转身回家了。

17

我回到家,我爸妈还没有回来,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看电视的,今天则是没有。我回到我自己的卧室里面,躺在床上我感觉胸口闷的很,就像是刚才被人踹了一脚,我感觉这个时候的我和当年武大郎被西门庆踹了一样,妈的,就差被戴绿帽子了。

我在床上躺着觉得实在是无聊了,我顺手拿起了高考前买的一本《二十二条军规》这些天一直为高考闹心,所以也没心思看书了。

书还没看了几页就觉得心烦,根本看不下去。

我把书放在了床头,闭上眼睛,感觉天旋地转般的难受。

现在我觉得我必须不停的说话,用语言来填补我内心的空虚。我喜欢王朔似的调侃,海阔天空,天马行空的侃,北京人叫侃大山。每次不论和谁在一起侃,我总觉得我是在悬崖上看风景,当我不再侃的时候心里无比得空许,就像被人一脚踹下去一样,尾巴根子冒凉风,一切都是那么干脆。

每次我和同学在一起侃大山的时候,别的同学过来就说:你小子真是有意思啊,逮儿谁你侃谁啊?

我还没到逮谁侃谁的地步呢,和他们一起聊天我无非是填补内心的空虚,除此之外没别的。原来我是找男生侃,从来不和任何女生接触,总觉得和女生聊天特没意思,真还不如自言自语。当初和女生接触的时候我脸红,现在不仅不脸红,而且还是侃侃而谈,每次都有一种成功的感觉。我觉得这和李阳宣扬的热爱丢脸没什么区别。

我去冰箱拿了一听罐装的青岛啤酒,打开后咕嘟咕嘟的全部喝完,扔在了床边,当啷一声感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

我走到电脑旁边,打开电脑,打开QQ很长时间没上了,网上的留言很多。我看完了所有的留言,一个留言也没有回。

现在正是上网的黄金时期,网上在线的人很多,我一上线就有一个经常聊的网名叫紫梦网友就主动和我打招呼。

紫梦:你来了,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

我:郁闷呢

紫梦:郁闷什么?有什么好郁闷的?高考考砸了?

我:差不多吧。

紫梦;这下你糗了吧?还美吗?

我:我美吗?紫梦;当初你的那个样子,我还以为你能考到清华北大呢,考到什么专科学校去了,还补习?我觉得你应该当老师了,在就你补习的学校当吧,那很好。

我:你这个丫头片子儿嘴真够损的。紫梦:损吗?现在你老师了吧?没当初那牛气劲了吧,看你原来那豪气的样子,迈一步都能引来大地震,放屁打嗝都能炸平小日本,至于吗?我觉得你很俗,不仅是俗而且是媚俗,你俗到了一定程度,你也该歇歇了,你累不累啊?我:累,真累。就像做爱,女人叫床男人叫苦。紫梦:这是哪跟哪啊?这和做爱有关系吗?我:当然有,你现在是不是很痛快?很爽。紫梦: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你回答我。紫梦:有点。我:不是一点,是很痛快,很爽。紫梦:你怎么知道。我:我落魄啊,你高兴了,我痛苦你高兴,这和做爱没区别啊,你痛快了,我痛苦了。这就像是做爱。我做的很痛苦,你却是很快乐。紫梦:你真无聊,你有这么比喻的吗?我:我没比喻,是事实。紫梦:你和我做过爱?我:没有,但是我想有。紫梦:我怎么不知道?你别往我身上泼脏水。你如果给我泼

脏水你会付出代价的。我：我没有，我们可以用柏拉图的思想来解释，就是柏拉图似的爱情，理想化的。有感觉就可以，我觉得和你做过。紫梦：哪里？这种话你还是不要乱说的好。我：说句实话确实做过。紫梦：你……我：真的。紫梦：说什么呢？哪里？我：梦里。紫梦：什么话啊。我：别不信，我梦遗的时候想的人就是你，所以说我和你做过爱。紫梦：你真无聊，你脑袋进水了吧。不和你说了，我下了。

我还想说几句的时候，她的头像已经变成了灰色的，这样可以确认她以及功能走了。和这个叫紫梦的网友聊了大约有三年了，我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每次我想问她的名字的时候，她总是以一个没必要或者是知道名字又如何呢？来搪塞我。她不想说，我就一直想知道，我们一次聊了一个小时，就为了知道她的名字，我绕弯子说了就有五十分钟，我都觉得我真的很无聊，每次她下线后我都发誓下次在网上遇见她不再问她的名字。可是每次见到她都禁不住去问，结果都是一样无劳而获。

我怀疑她爷爷是不是在集中营渣滓洞里面和江姐一起绣过红旗，牙真他妈的真紧！

18

我见她走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我正要关上 QQ 下线的时候小飞上来了。他一上来就告诉我，说他今天钓了一美女。

这个对我来说似乎很正常，我们两个人聊天除了女人没别的，他嘴上说要把哪一个女的搞定，绝对不到第四天的时候小飞说的那个女的保证被小飞挎上并且两个人一同去压马路。我可以保证他和哪一个女的关系都没能超过两个星期，很快就结束，他找女朋友完全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他完全把爱情加到了一个庸俗的地步，可以说是等同与动物。他第一天和一个女的和好，第二天就去找他另外一个女朋友分手，壮烈极了。

小飞找女朋友一般是经历三个过程，朋友关系，性关系，最后是没关系。我和小飞聊了一会后，就下线了。

我关了电脑后，到冰箱里面拿了一凭可乐，然后到了阳台上，一口口的喝可乐。直喝的我口发涩。

我喝完那一瓶可乐的时候我的嘴已经完全麻木了。

我回到屋子里面，看到了书架上放着的我出版的四本书，心里一种说不

出来的滋味。我拿出我最早出版的小说,大致的翻看了一下,现在看这本书就像看别人呢写的书一样,感觉这本书不是我写的似的。觉得没有出版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成就感了。

我看着书架上的三本小说和一本文集感觉那就是我的全部,现在看来只有写作才是我因该做的。

也许我以后真的靠卖字来维持生计,和他妈的妓女没什么区别。

妈的,什么世道~!

19

我无聊的到了客厅打开电视,看着无聊的电视节目。

电视里面那几张老脸我已经看的腻了,见到他们我就心里起腻,尤其是中央台的那几个所谓的品牌栏目,天天扯些没用的东西,看着我就恶心。好在是电视频道多了,还可以换一换,否则可怎么活啊。

也就在我无聊的换着电视频道的时候,门一开,我爸和我妈回来了。

我爸脸红的像苹果,一定又出去喝了。

他进了屋走,一头倒在沙发上,嘴里还在吧唧着,是还沉浸在刚才的酒菜之中呢。

我妈换了一双拖鞋,然后扔给了我一双,说:“把你爸鞋给换了。”我拿过扔过来的拖鞋,放在了我爸的躺的沙发下面,然后把他的鞋给拔了下来。当我鞋拔下来的一刹那我险些没晕倒,他的脚丫子实在是太臭了。我几乎是宾主呼吸把鞋拿到了鞋架上。

我刚坐到沙发上,我从卫生间里面走了出来,坐到了我身边,问道:“儿子,你打算怎么办?”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

“你倒是说话啊?现在有的人多拿到通知书了,你还不着急吗?”我妈好象急了。

“急!怎么不急啊。急有什么用啊?”

“你想去什么学校?妈掏钱让你去。”我妈说:“掏多少钱咱们也去。”我妈的样子好象是只要出钱,没去不了的学校一样,不过现实确实是这样的。

“我去什么学校?北京大学没想过,清华大学去了毕不了业,一般大学看不上眼,我哪个大学也不想去。”